



宋元通鑑

四十一之五

宋
哲宗



十四

特 別
U8
3719
14



3719
14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一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四十一

起丁卯至戊辰凡二年

哲宗二

科舉

元祐二年春正月戊辰詔毋以老莊列子命題試士
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
凡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
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
舉益弊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

宋紀四十一 哲宗二

通鑑卷四十一 宋紀
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
說母得專取王氏尋又禁母得引用王氏字說 二
月辛丑詔陝西河東行策應牽制法 三月神宗既
祥范祖禹上疏宣仁后曰今即吉方始服御一新奢
儉之端皆由此起凡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於
舊皇帝聖性未定觀儉則儉觀奢則奢所以訓導成
德者動宜有法今聞奉宸庫取珠戶部用金其數至
多恐增加無已願止于未然崇儉敦朴輔養聖性使
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聲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故事

服除當開樂置宴祖禹以爲因除服而開樂設宴則
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不可丁
巳太皇太后詔曰祥禫旣終典策告具而有司遵用
章獻明肅皇后故事謂予當受冊於文德殿雖皇帝
盡孝愛之意務極尊崇而朝廷有損益之文各從宜
稱仰惟章獻明肅皇后輔佐真廟擁佑仁宗茂業豐
功宜見隆異顧予涼薄敢企徽音稽用舊儀實有慙
德將來受冊可止就崇政殿又諭執政曰母后臨朝
非國家盛事文德殿天子正牙豈女主所當御哉
戊辰令御史臺察民俗奢僭庚辰詔內侍省供奉官

通鑑卷四十一 宋紀
以百人爲額。程頤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上疏曰：臣近言邇英漸熱，只乞就崇政延和殿聞給事中顧臨以延和講讀爲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順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美盛。豈獨子孫所當爲，亦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

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夏四月己丑，文彥博乞致仕，詔十日一議事。都堂彥博事上恭，上有政事侍立終日，上屢命之休，不敢退。時彥博年九十矣，或謂程頤曰：君之倨視潞公如何？頤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順，以布衣爲師傅，敢不自重。此頤與潞公所以不同也。乙丑，以徐州布衣陳師道爲本州教授。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博學善文，家貧或經日不炊，晏如也。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至是以蘇軾傳堯俞孫覺薦授，是職尋改。

陳師道

通鑑卷四十一
分系
三
穎州教授論者謂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
丁未呂公著請復制科詔曰祖宗設六科之選策
三道之要以網羅天下賢雋先皇帝興學校崇經術
以作新人材變天下之俗故科目之設有所未遑今
天下之士多通於經術而不知所學矣宜復制策之科
以徠拔俗之材裨于治道蓋乃帝王之道損益趨時
不必盡同同歸于治而已令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科自今年為始 戊辰李清臣罷時釐正熙豐
之政清臣固爭以為不可遂罷知河陽府 五月丁
卯以劉摯王存為尚書左右丞 六月辛丑以安燾

罷韓維

知樞密院事壬寅有星如瓜出文昌 秋七月庚戌
朔日食辛未罷門下侍郎韓維維處東省踰年有忌
之者密為讒愬詔分司南京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
得罪莫知其端臣切為朝廷惜之乃還維資政殿太
學士知鄧州 八月辛巳罷崇政殿說書程頤頤在
經筵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
侮方司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頤
不可曰子于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
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二人遂成嫌隙軾嘗
發策試館職有曰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懼百官

罷程頤

不可是

呂陶王觀
范純仁正
言

有司不舉其職。而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勵精。恐監
司守令不識其意。而流入於刻。于是順門人右司諫
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劾。軾策問謗訕。軾因乞補郡
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
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觀言。軾命辭不過失輕重之體。
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黨論滋熾。夫學
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
也。太后然之。臨朝宣諭曰。詳覽軾文意。是指今日百
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是譏諷祖宗。范純仁亦言。
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瘡疹。不出。順詣宰臣呂公

切問

著問。上不御殿。知否。且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后
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明日宰臣
以順言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於是御史中丞胡
宗愈給事中顧臨連章力詆順。不宜在經筵。諫議大
夫孔文仲因奏。順汚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
橫忘分。徧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聞亂。以償恩讐。致
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乃罷順。
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
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
順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

種詒

阿里骨

陶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而
 輔之者尤眾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
 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為黨比以相訾議惟昂
 大防秦人慙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
 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奸則
 小人指君子為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
 禍熄矣因具君子無黨論以進 丁未岷州將種詒
 復洮州執鬼章青宜結檻送京師初董氈既歿養子
 阿里骨嗣為邈川首領逼鬼章使帥其眾據洮河岷
 州詒等帥師執之遣居秦州聽令招其子結吡謁及

宋邊事患
 在人主常
 有此心而
 大臣諱言
 此事祇恐
 開喜事之
 端不知漸
 釀損疆之
 禍豈言不
 可不思

部屬以自贖阿里骨懼乃上表謝罪時一
 並塞猶苦寇掠安燾言為國者不可好用兵亦不可
 畏用兵好則疲民畏則遺患今朝廷每戒疆吏非舉
 國入寇毋得應之則固畏用兵矣雖僅保障戍實墮
 其計中願復講攻擾之策且乾順幼豎梁氏擅權族
 黨酋渠多反側顧望若有以離間之未必不回戈而
 復怨此一奇也其後夏人自相攜貳使來修貢悉如
 素策 九月丁卯禁私造金箔 冬十月貶右司諫
 賈易時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攻訐易因劾呂陶
 黨軾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呂

出賈易

小者言易言亦直惟詆大臣太甚耳乃罷知懷州小
 著退語同列曰諫官所言似是而非未論得失顧主上春秋方
 盛慮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爭臣不可豫
 使人主輕厭言者衆皆歎服 帝宴近臣於資善堂
 出所書唐人詩分賜呂公著乃集所講書要語明白
 切于治道者凡百篇進之以備游戲翰墨為聖學之
 助 召陳師道為祕書省正字適預郊祀行禮寒甚
 師道衣無綿妻就假於趙挺之家問所從得却去不
 肯服遂以寒疾卒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受業于曾
 鞏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傳堯俞欲識

師道居身
 立朝自妙
 不必以此
 為重

秦觀

之先以問秦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乎公
 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
 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為餽
 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于
 朝亦屬觀延至師道答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德
 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耶公卿不下
 士久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
 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
 王之制士不傳贄為臣則不見於王公所以成禮而
 其敝必至自嚮故先王謹其始以為之防而為士者

通鑑卷四百一
 宋 已 卷宗二

士節

黜侍御

荒政

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它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欵段乘下。澤候公於東門外。尚未晚也。及悼為相。又致意焉。終不往。十一月乙亥。大雪。民多凍歿。詔加賑恤。罷內殿承制。試換文資格。十二月壬寅。頒元祐敕令。黜侍御史王巖叟。知齊州。三年春正月庚戌。復廣惠倉。庚申。雪寒。發京西穀五十餘萬石。損其直以紓民。壬戌。罷上元遊幸。二月

甲申。罷修金明池橋殿。癸巳。罷春宴。三月丙辰。韓絳卒。絳字子華。真定靈壽人。忠憲公億之子。以父任為大理評事。舉進士第二人。歷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王安石薦之入相。平生臨事果敢。司馬光復相。乃其所引用也。夏四月辛巳。呂公著以老懇辭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牙于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國初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世羨其榮。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

起私說以搖時政鴻臚丞常安民貽小者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眾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為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臥也故去小人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王思一得志至于竄移淪

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瓌卓之木不得一行其志甚可歎也猛虜負嵎莫之敢撓而卒為人所勝者人眾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為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孔文仲卒文仲字經父臨江新喻人時同知貢舉有寒疾同院以其形瘵勸之先出抵家而卒年五十一呂公著曰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恚不曉事為諫議時乃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知為所給憤鬱嘔

孔文仲不

血以致不起。公著之言蓋指其効程頤也。召王巖叟爲起居舍人。巖叟嘗侍邇英。司馬康講洪範至乂。用三德。帝曰止。此三德爲更有德。蓋帝自臨御淵默不言。巖叟喜聞之。因欲風諫退。而上疏曰。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去者也。臣請別而言之。夫明是非於朝廷之上。判忠邪於多士之間。不以順已而忘其惡。不以逆已而遺其善。私求不徇於所愛。公議不遷于所憎。竭誠盡節者任之。當勿二。罔上盜寵者弃之。當勿疑。惜紀綱。謹法度。重典刑。戒姑息。此人主之正直也。達聲色之好絕。盤遊之

趙瞻

樂勇於救天下之弊。果於斷天下之疑。邪說不能移。非道不能悅。此人主之剛德也。居萬乘之尊而不驕。享四海之富而不溢。聰明有餘而處之若不足。俊傑並用而求之如不及。虚心以訪道。屈已以從諫。懼若臨淵。怯若履薄。此人主之柔德也。三者足以盡天下之要在陛下。力行何如耳。以呂大防范純仁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孫固劉摯爲門下中書侍郎。王存胡宗愈爲尚書左右丞。趙瞻僉書樞密院事。大防朴厚。蠢直不植。黨與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革士風。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

識體

郡既而中止純仁請置往咎而念其私情韓維無故罷門下侍郎補外純仁奏維盡心國家不可因諸黜官時黨論方起純仁慮之會右諫議大夫王覲以胡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可執政太后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召小者辨于簾前太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在慶曆時同為執政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為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

出王說

修朋黨論上之然竟出覲知潤州而宗愈居位如故

聖后

秋七月辛未太白晝見八月邢恕為太后姪公

繪作書上太后乞尊禮高氏太后怒罷恕九月乙

丑詔觀察使以上給永業田冬十月丙戌詔罷新

范百祿

創諸堡砦廢渠陽軍十一月遣吏部侍郎范百祿

河

等行河時王孝先領都水請從王令圖議修減水河

王覲言其不便安燾深以東流為是上疏言之于是

詔黃河未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宜興役回之范純

仁王存言使大河決可東回而北流遂斷何惜勞民

費財以成經久之利今孝先等未有必然之論但僥

倖萬一以冀成功耳。不可輕舉也。文彥博曰：大防安
素等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為契丹之利。王存言
方今公私困乏，奈何興此大役以圖不可必成之功？
且御契丹得其道，則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
一家，設險何與焉？不然如石晉末，豈無黃河為阻邪？
純仁又陳四不可之說，且曰：北流數年未為大患，而
議者恐失中國之利，先事回改。正如頃時西夏本不
為邊患，而好事者以為不取恐失機會，遂興靈武之
師也。於是收回詔書而遣百祿等行視，百祿等上言
東西二河東流高仰，北流順下，決不可回。願罷有害

樂

無利之役。况河流轉徙，乃其常事。水性就下，固無一
定。於是詔罷回河及修減水河。十二月甲辰，范鎮
定鑄律度諸樂器以進。令禮官太常參定賜鎮詔曰：
朕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詔武僅在。散樂
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
能致。魏晉以下，曹檜無譏。豈徒鄭衛之音已雜華戎
之器間，有作者猶存典刑，然銖黍之一差，或宮商之
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音，以律
生尺。覽詩書之來，上閱篋篋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
太息。方詔學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

忽用新樂
忽仍舊樂
忽欲回河
忽欲無動
摠是政令
無常大臣
無識
楊傑

先帝移風易俗之心下慰老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
所作嘉歎不忘 閏月甲辰詔百官觀新樂 范鎮
樂成著為八論自叙考周官王制司馬遷書班氏志
流通貫穿一無牴牾樂下太常楊傑上言元豐中詔
范鎮劉几與臣詳議大樂既成而奏稱其和協今鎮
新定樂法與樂局所議不同且樂經在宋制作神考
睿斷奏之郊廟朝廷益已久矣豈可用鎮一說而遽
改之遂著元祐樂議以破鎮說禮部太常亦言鎮樂
自係一家之學難以參用仍詔樂如舊制 甲寅太
皇太后詔曰官冗之患所從來尚矣流弊之極實萃

裁恩倖

于今上有久間失職之吏則下有受害無告之民故
命大臣考求其本苟非裁損入流之數無以澄清取
士之原吾今自以眇身率先天下永惟臨御之始嘗
敕有司廕補私親舊無定限自惟薄德敢配前人已
詔家庭之恩止從母后之比今當又損以示必行夫
以先帝顧託之深天下責望之重苟有利於社稷吾
無愛於髮膚矧此恩私實同毫末忠義之士當識此
誠各忘內顧之恩共成節約之制今後每遇聖節大
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皇太后皇太妃
准此 范鎮卒鎮字景仁成都人少舉南省第一故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一 卷宗二

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省元必抗聲自陳雖名次在後必擢置前列以吳育歐陽修之耿介猶不免從衆鎮獨不然左右與並立者趣之使自陳鎮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鎮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稱服自是舉進士者始以自陳爲耻五入翰林四知貢舉凡朝廷有大制作有大議論裨益實多雖循循如不勝衣而毅然有仁者之勇故一時推天下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謂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而二人亦相得懽甚司馬光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于論

鐘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人非苟同也鎮卒年八十一謚忠文以傳堯俞爲御史中丞堯俞奏言人才有能有不能使臣補闕拾遺以輔盛德明善攻失以平庶政舉直措枉以正大臣臣雖不才敢不盡力若使窺人陰私扶人細故則非臣所能亦非臣之志也帝優納之

己未三月二十三日

林學士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二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二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四十二 起己巳至辛未凡三年

哲宗三

元祐四年春正月甲申以夏人通好詔邊將毋生事
二月甲辰呂公著卒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輔臣
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痛憫久
之帝亦悲感即請其家臨奠贈太師封申國公謚正
獻公著字晦叔夷簡子也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

真受用

遠鑑卷四十一
為本平居無疾言遠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
重清淨蓋天稟然也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遇事
善決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于至誠
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
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每議政事博采眾善以
為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
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
處王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抗本著獨以精識約
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不覺消
釋其敬服如此平生汲汲于薦賢達才而用敦頤程

顯程頤張載邵雍尤其所注意者雖古之賢相不是
過也 三月己卯中丞孫覺左正言劉安世等論尚

罷宗愈

書右丞胡宗愈罷知陳州 翰林學士蘇軾嘗侍上
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
所勸沮又黃河勢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殺
掠幾萬人帥臣揜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
恐寢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趙挺之王觀攻之尤
甚軾知不見容乃請外遂出知杭州尋以其弟軾代
為學士 夏四月戊午分經義詩賦為兩科試士罷
明法科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

挺之觀不

通鑑卷四十二 宋紀
儒傳注及已說又言舊明法最爲下科今中者即除
司法叙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立經義詩賦
兩科罷試律義凡詩賦進士於易書詩周禮禮記春
秋左傳內聽習一經初試本經義一道論孟義各一
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首次試論一首末試子史時
務策二道凡四場其經義進士須習兩經以詩禮記
周禮春秋爲太經書易公羊穀梁儀禮爲中經願習
二太經者聽不得偏占兩中經初試本經義三道論
語義一道次試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次試論策
亦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

專經者以經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爲去留其
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
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章神
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
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
師生講解至于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爲士者果能知
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爲刻薄非
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明法科未幾
詔御試舉人仍試賦詩論三題 五月以范祖禹爲
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祖禹初從司馬光修資治通鑑

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王安石尤愛重之。祖禹終不
往謁。帝即位擢右正言。以婦翁呂公著當國引嫌辭
職。再改著作郎兼侍講。會夏暑權罷講筵。祖禹上言
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它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
君子欣慕。願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
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諂。以竊富貴。且
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
不得如今之專竊為陛下惜也。公著卒始有諫議之
除。首上疏論人主正心修身之要。乞太皇太后日以
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

劉安世

開導上心。曉然存之于中。庶使異日衆說不能惑小
人不能進。又言蔡京非端良之士。如使守成都。其還
當執政。不宜崇長。又聞禁中見乳媪。祖禹以帝年十
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
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
曰。乳媪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
為先事之戒。凡事言于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
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
有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安置蔡確于新州。確失
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知

田蔡確

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因解釋其語以為誦訕且論其用郝處俊止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指斥東朝上之中書于是臺諫言確怨謫乞正其罪詔確具析確自辯甚悉右正言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委曲為之地耳乃貶確光祿卿分司南京臺諫論之不置而諫議大夫范祖禹亦言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向以列卿分務留都未厭衆論執政議寘確于法范純仁王存以為不可爭之未決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聞之恐自不免大

貶常陶汝

防乃不復言越六日再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仁又言于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寘誅大臣今舉動宜為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時中丞李常中書舍人彭汝礪侍御史盛陶皆言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常坐貶知鄧州中書舍人彭汝礪曰此羅織之漸也封還詞頭汝礪坐貶知徐州侍御史盛陶言不可長告許之風亦坐貶知汝州初確之具析未上也梁燾自路州召為諫議大夫過河陽邢恕極論確有策立勳

安世不終

純仁

肅至奏之太后諭三省曰帝是先帝長子子繼父業
 其分當然確有何策立勳邪若使確它日復來欺罔
 上下豈不為朝廷害恐帝年少制御不得故今因其
 自敗如此行遣蓋為社稷也 六月甲辰范純仁罷
 呂大防言蔡確黨盛不可不治純仁言朋黨難辨恐
 誤及善人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因論純仁黨確
 純仁亦力求罷政乃出知穎昌府 以傅堯俞為吏
 部尚書兼侍讀堯俞曰蔡確之黨其尤者固宜逐餘
 可一切置之以陛下盛德何所不容確詞縱涉謗訕
 願聽之如螽蟴過耳無使有纖微之忤以好太和之

韓忠彥

氣事至以無心應之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也
 丙午以趙瞻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許將為尚書
 左右丞忠彥琦之子也時元祐會計錄初成人挾而
 用忠彥憂之因言斂節財用遂裁省冗費置局于戶
 部 秋七月乙亥知樞密院安燾以母喪去位 八
 月壬寅敕郡守貳以四善三最課縣令吏部歲上監
 司考察知州狀 九月乙未檢舉先朝文武七條戒
 諭百官遵守 冬十月癸丑帝御通英殿講官進講
 三朝寶訓時呂大防見帝年益壯日以進學為急請
 敕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寘于座右又

撫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為勸戒者分上下篇標目
仁祖聖學使入主有欣慕不足之意至是帝御邇英
閣召宰執講讀官讀三朝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
封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
也丁度進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
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大防因推祖宗家法以進
曰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
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畧因疏其事親事長治
內待外戚尚儉勤身尚禮寬仁八法以進且曰至于
虛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翫好不川玉器不貴異味

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
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帝深然之十一月癸未
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劉摯為門下侍郎傅堯俞為中
書侍郎范祖禹為翰林學士十二月癸丑更定朝
儀樂舞戊午以御史缺冷中丞兩省各舉二人楊
時服闋改虔州司法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差監
常州市易務皆有惠政

循良

五年春正月丁卯朔御大慶殿視朝程順以父憂
守制去臺諫復論賈易事順再貶易知廣德軍
二月己亥夏人來歸永樂所掠吏士百四十九人遂

通鑑卷四十二 宋紀
詔以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砦還之夏得地益驕
庚戌文彥博罷初彥博復居政府賈易疏言彥博臣
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付史館彥博自是無歲
不求去至是乃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等
使致仕令有司備禮冊命宴餞于玉津園先是遼使
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之與永昌入覲見彥博于殿
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
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
所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所不逮永昌拱
手曰天下異人也 三月丙寅朔趙瞻卒瞻字大觀

蓋屋人舉進士歷官同知樞密院事寬仁愛人色溫
氣和人以爲長者 以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蘇頌
爲尚書左丞忠彥嘗與傅堯俞許將論事不合俱求
罷政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
堂之上當務協諧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同異之
迹若悻悻然辯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僚堯俞等
雖有辯論之失然事皆緣公無顯惡大過望令就職
太后從之 夏四月丙午孫固卒固字和父鄭州管
城人舉進士歷知樞密院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
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爲人所疾嘗嘗曰

此一事只須調妥而温公以必行差役為名蘇公以必行催役為名君子着一名心而小人乘間抵隙者至矣

人當以聖賢為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傳堯俞言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為確論。五月壬申詔差役法有未備者令具利害以聞。初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顧役中戶歲出幾何。今日差役中戶歲費幾何。更以幾年一役較之。約見其數則利害灼然而况農民在官吏百端蠶食比之雇人苦樂十倍。卒常亦言差法廢久版籍不明重輕無準鄉寬戶多者僅得更休鄉狹戶窄者頻年在役望詔一二練事臣寮使與賦臣取差催二法便

者行之於是論差役未便者甚眾遂詔差役法有未備者令中書舍人王巖叟樞密都承旨韓川諫議大夫劉安世同看詳具利害以聞。以蘇轍為御史中丞時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太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疎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夫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于內以自遺患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

惜祖宗朝廷自不必
惜一蔡確諸公但恐
以語言入人漸不可

引退先帝聰明聖智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此
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
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則前者用
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矣尚
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于衆說
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豈肯
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
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
心勿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
天下幸甚疏入太后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

長不知蔡自有應得
之罪不妨明日張胆
陳列一番何至隱忍
猶豫仰熙豐用事者
窺見深淺

極有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 秋七月乙
酉夏人來議分畫疆界 八月召鄧潤甫為翰林學
士承旨罷御史中丞梁燾諫議大夫劉安世朱光庭
初潤甫以母喪終制除吏部尚書梁燾權給事中駁
之改知亳州至是復以承旨召燾為中丞與左諫議
大夫劉安世右諫議大夫朱光庭交章論潤甫出入
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實繫君子小人消長
之機又言潤甫嘗為蔡確制稱確有定策之功以欺
惑天下乞行罷黜累疏不報燾等因力請外乃出燾
知鄭州光庭知亳州安世提舉崇福宮時劉摯上疏

河

李顥

暫出潤南留素等蘇轍亦三疏論之皆不報九月
丁丑詔復置集賢院學士冬十月癸巳罷提舉修
河司丁酉詔定州韓琦祠載祀典十二月辛卯許
將罷知定州尋移揚州徙大名府會大河東北議未
決將曰為今之利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
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水
大至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
之則梁村之口可以止兩不能相奪則各因其自流
以待李顥卒顥字端伯洛陽人舉進士為秘書省
校書郎程頤謂其才器可以大受及卒祭之以文曰

自余兄弟倡明理學能使學者視倣而信從者顥與

劉絢

劉絢也

六年春正月癸酉詔祠祭游幸毋用羔二月辛卯
以劉摯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王巖叟僉書樞
密院事巖叟居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僉樞密謝
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
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言于
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
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無能然蓋其類
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

通鑑卷四十二
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
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
云內君子而外小人則泰。內小人而外君子則否。小
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
亡之基也。不可不察。兩宮深然之。癸巳以蘇轍爲
尚書右丞。轍除命既下。右司諫楊康國奏曰。轍之兄
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爲儀
秦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爲。縱橫押闔。無安靜理
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王安石
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報

以蘇軾爲翰林學士。承旨軾治杭甚有惠政。民感
其德。家有畫像。且作生祠以報之。召爲吏部尚書。未
至會第。轍拜右丞。故易是命。三月癸亥。呂大防上
神宗實錄。史官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等所修也。
壬午。賜禮部進士及第出身九百五十七人。是科得
宗澤。詳定官惡。其對策極陳時弊。置未甲。以呂希
哲爲兵部員外郎。范祖禹其姊夫也。言于帝曰。希哲
經術操行宜備。勸講其父公著嘗稱其不欺闇室守
官京師。不謁當路。不尚虛言。不爲異行。臣豈得以婦
兄之故。不爲稱薦。於是改爲崇政殿說書。其日夕勸

宗澤

呂希哲

賑

導于帝者每日人主以修身為本修身以正心為要
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它術若身不能修雖左右
且不能諭况天下乎尋擢右司諫辭不拜 夏四月
乙未復置通禮科先開寶中改鄉貢開元禮為通禮
熙寧中嘗罷是科至是禮官以為言乃復置以試士
辛丑詔大臣堂除差遣非行能卓異者不可輕授
仍搜訪遺材以備擢任 五月己未朔日食 六月
浙西水蘇杭死者甚眾詔賜米百萬石錢二十萬緡
賑之 翰林學士承旨蘇軾罷軾自杭州召還未幾
侍御史賈易復劾軾元豐末在揚州聞先帝厭代作

君錫小人
前茅

李儀

詩及草呂惠卿制皆誹怨先帝無人臣禮御史中丞
趙君錫亦繼言之太后怒罷易知宣州君錫知鄭州
呂大防請併軾兩罷乃出軾知潁州尋改知揚州
夏人寇熙河蘭岷邠延等路 秋七月乙丑復制置
解鹽使詔解鹽復許通商 八月辛卯詔御史臺臣
僚親亡十年不葬許依條彈奏及令吏部檢察 癸
丑詔邠延路都監李儀等以違旨夜出兵入界與夏
人戰死不贈官餘官降等 閏月壬申太子太保致
仕張方平辭免宣徽使不允甲申刑部侍郎彭汝礪
與執政爭獄事自乞貶詔改禮部侍郎 九月丁亥

豐稷

郊祀亦宜
照此例

夏人寇麟府二州丁酉出內庫緡錢五十萬備邊費
中書侍郎傅堯俞同知樞密韓忠彥等以論事同
異各求罷 冬十月帝視國子監釋奠于孔子聽祭
酒豐稷講無逸終篇乃還或曰祖宗視學有爵命金
帛之錫呂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乃常事也吾欲天
子常視學金爵之賚後日何可繼也聞者乃服 十
一月乙酉朔劉摯罷摯性峭直有氣節通達明銳觸
機輒發不為利怵威誘自初輔政至為相修嚴憲法
辨白邪正專以人物處心孤立一意不受請謁與呂
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于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

交游不謹

鄭雍楊畏
小入後勁

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為朋讒奇中遂與
大防有隙先是蔡確之貶邢恕亦謫監永州酒稅以
書抵摯摯故與恕善答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
休復之語排岸官如東濟險人也右求於摯不得見
其書陰錄以示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二人方
附呂大防因箋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者語出周易以
俟休復者俟它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
子故與摯子游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延見接納為
牢籠之計以覲後福且論王巖叟梁燾劉安世朱光
庭等三十人皆其死友太后于是面諭摯曰言者謂

罷摯

罷光庭

罷輟

卿交通匪人為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惶恐退上章自辯而崇燾王巖叟果上疏論救之太后曰垂簾之初摯斥排姦邪實為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為也遂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之曰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庭為黨亦罷知亳州 壬辰作元祐觀天曆 尚書右丞蘇轍罷知絳州尋召還 辛丑傳堯俞卒年六十八堯俞字欽之濟源人十歲能文未冠登第重厚寡言遇人不設城府人不忍欺論事君前畧無回隱退與人言不

以官爵許人及受其詐者皆大不肖

復有矜異色素與王安石善熙寧初自知廬州入京時方行新法安石謂之曰舉朝紛紛俟若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為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安石遂不引用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為難耳歷官中書侍郎及卒太后謂輔臣曰傳侍郎清直一節始終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為相遽至是乎謚獻肅 十二月壬申范純仁以前禦敵失策降官

降純仁

己未季春廿七日監之

林學士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二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三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四十三

起壬申至癸酉凡二年

哲宗四

元祐七年春二月丁卯詔陝西河東邊要進築守禦
 城砦 三月程頤服闋三省擬除館職判檢院蘇轍
 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后納之范祖禹言頤經術
 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豈欺罔者邪但中茅
 之人未習朝廷事體則有之寧有它故如言者所指

轍誤

經筵等事可謂深旨此言過矣

通鑑卷四十三
哉。乞召勸講。必有補聖明。除順直秘閣判西監。願再
上表辭。御史董敦逸。摭其有怨望語。改授管勾崇福
宮。帝御邇英閣。范祖禹入對。上奏曰。伏觀仁宗在
位四十二年。豐功盛德。固不得而名言。所可見者。其
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納諫。仁宗行五者於
天下。所以爲仁也。然仁宗每因事示人好惡。皇祐中
楊安國講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
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仁宗曰。
伯玉信君子矣。然不若史魚之直。據孔子所言。則史
魚不若伯玉之爲君子。仁宗之言。人君之言也。人君

欲臣下切直。故言伯玉不如史魚。以開臣下切直之
路。由是天下知仁宗好直。不好佞。此聖人大德也。願
陛下以此爲法。昭示所好。以慰羣望。上然之。鄒浩
上疏論事。其畧曰。人材不振。無以成天下之務。陛下
視今日人材。果有餘邪。果不足邪。以爲不足。則中外
之百執事。未嘗不備。以爲有餘。則自任以天下之重
者。幾人正色。曷言不承望風。吉者幾人。持刺舉之權
以肅清所部者。幾人承流宣化。而使民安田里者。幾
人。民貧所當富也。則曰水旱如之。何官冗所當澄也。
則曰民情不可擾。人物所當求也。則曰從古不乏材。

孟后

風俗所當厚也則曰不切於時變是皆不明義理之過也蘇頌用為太常博士來之邵論罷之夏四月己未立皇后孟氏后洛州人馬軍都虞候元之孫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人入宮后年十六太皇太后及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至是太皇太后論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道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略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冊后六禮儀制以進遂命呂大防兼六禮使韓忠彥充奉迎使蘇頌王巖叟充發冊使蘇轍趙宗景充告期使高密郡君宋晟范百祿充納成使王存劉奉

出岩叟

世充納吉使梁燾鄭雍充納采問名使五月戊戌帝御文德殿冊為皇后太皇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歎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丙午王巖叟罷言者論巖叟抹劉摯為朋黨出知鄭州遼女真部節度劾里鉢生十一子長曰吳刺東一名烏雅東次曰阿骨打曰吳乞買曰撒也曰幹賽曰幹者曰烏故乃曰闍母曰查刺曰烏特劾里鉢疾篤呼弟盈哥謂曰烏雅東柔善若辦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遂卒母弟頗刺淑襲為節度使劾里鉢嚴重多智每戰未嘗被甲襲位之初內

遼十二子

阿骨打

外潰叛劾里鉢乃因敗爲功變弱爲強遂破桓被散
達烏春窩謀罕基業始大初建官屬統諸部其官之
長皆稱勃極烈云頗刺淑機敏善辨尤能知遼人國
政民情每白事于遼聽者皆信服不疑 六月辛酉
以呂大防爲右光祿大夫蘇頌爲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蘇轍爲門下侍郎范百祿爲中書侍郎梁燾
鄭雍爲尚書左右丞韓忠彥知樞密院事劉奉世僉
書樞密院事時蔡京帥蜀梁燾曰元豐侍從可用者
多惟京輕險貪復不可用 甲子置廣文館解額以
待四方游士之試京師者 戊辰渾天儀像成 秋

七月己酉詔諸路安撫鈐轄司及西京南京各賜資
治通鑑一部 復翰林侍讀學士以范祖禹爲之

羅王存

八月己未詔西邊諸將嚴備毋輕出兵乙亥戒邊將
毋捨尅軍士 王存罷時朋黨之論寢熾存言人臣
朋黨誠不可長然不察則濫及善人東漢黨錮是也
慶曆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修爲朋黨賴仁
宗聖明不惑今望陛下察之由是與用事者不合乃
自吏部尚書出知大名 九月己酉承興軍蘭州鎮
戎地震 召蘇軾爲兵部尚書兼侍讀軾自揚州召
爲兵部尚書兼侍讀尋又遷禮部兼端明侍讀一學

軾向用自
當但以與
願不合兄
弟共登宜
不終日行
也

通鑑卷四十三
士御史董敦逸黃慶基言軾為中書舍人時行呂惠卿制詞指斥先帝其弟轍相為表裏以紊朝政呂太防奏曰先帝欲富強中國鞭撻四夷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採改蓋理之當然比來言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轍亦為其兄辯所撰惠卿謫詞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繇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初非謗誅先帝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于泣下太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太后曰此事官家宜深知于是罷敦逸慶基

為湖北福建路轉運判官 冬十月庚戌朔環州地

震丁卯夏人寇環州 十一月辛巳太白晝見癸巳

合祀天地于圜丘大赦中外加恩民罹親喪者戶以

差等與免徭

八年春正月范祖禹上仁宗訓典甲申蔡確卒確字

持正泉州晉江人少譽進士有智數薛向嘗欲劾其

賊汚見其姿狀秀偉奇之更為延舉確歷官尚書左

僕射與章惇黃履邢恕結為死黨竟以欺罔責新州

安置卒于貶所 丁亥帝御邇英閣召宰臣讀寶訓

庚寅詔復范純仁太中大夫 二月辛亥禮部尚書

蘇頌誤

蘇軾言高麗使乞買歷代史及策府元龜等書宜却其請不許省臣許之軾又疏陳五害極論其不可且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于此其可予乎有旨書籍曾經買者聽是春多雪侍講豐稷言今嘉祥未臻沴氣交作豈應天之實未充事天之禮未備畏天之誠未孚歟宮掖之臣有關預政事如天聖之羅崇勛江德明治平之任守思者歟願陛下昭聖德祇天戒總正萬事以消災祥 三月甲申蘇頌罷先是侍御史賈易坐言事出更赦除知蘇州頌謂易在御史名敢言不宜下遷

於簾前爭之時殿中侍御史楊畏來之邵附呂大防蘇轍即劾頌稽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乃罷為觀文殿學士集禧觀使頌器局閔遠以禮法自持為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見帝年幼諸臣太紛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每大臣奏事但取決于太后帝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后已必再稟帝或有所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帝深重之 辛卯范百祿罷坐與蘇頌同職事楊畏等累章劾之遂罷知河中府 庚子詔御試舉人

通鑑卷四十三 宋紀
復試詩賦論三題中書請御試復用祖宗法且言士
子多已改習詩賦太學生負總二千一百餘人而不
兼詩賦者纔八十二人耳遂下是詔夏四月丁未
朔夏人請以蘭州易塞門若不許丁巳詔曰朕聞
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世有損益因時制宜
惟我祖宗嚴奉郊廟當遣官攝事皆考合于前文唯
奠玉親祠自我成於大禮每以三歲對越二儀咸秩
百神大賚四海迄先帝元豐之末講方丘特祭之儀
蓋將補一代之闕容振百王之墜典朕惟菲德嗣守
不基列聖已行謹當遵奉先朝未舉懼不克堪是以

管歲仲冬竭誠大祀神祇享答祖考燕寧前詔有司
載加集議猶欲咨度諸儒之論稽參六藝之文然理
既不疑則事無可議斷自朕志協于僉言祇率舊章
永爲成式今後南郊合祭天地依元祐七年例施行
仍罷禮部集官詳議六月戊午梁燾罷夏人自得
四若累遣使以地界爲言詔一府議燾與同列語不
合遂乞去帝遣近臣問所去意且令密訪人才燾曰
信任不篤言不見聽而詢問人才非臣所敢當也但
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
移聖意天下幸甚至是以疾罷燾自立朝一以引拔

人物爲意嘗作薦士錄具載姓名或曰公所植堯李
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素笑曰素出入侍從致位
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敢望報乎
秋七月丙子朔召范純仁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引用王覲彭汝礪
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
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之將召也殿中侍御
史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師
事程頤闇猥不才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
卿不報楊畏亦攻純仁純仁辭不允及視事呂大防

轍又誤

欲引畏爲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
畏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邪蘇轍即從劾
誦其彈文純仁初不知也已而竟遷畏禮部侍郎
八月丁未久雨京東西河南北淮南大水九月戊
寅太皇太后高氏崩初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
問疾太后曰老身受神宗顧托同官家御殿聽斷卿
等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爲至公一男一女
病且歿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先帝追悔往事至
於泣下此事官家宜深知之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
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

后宜正言
訓帝命大
臣書之藏
于金匱奈

何作此短
氣語
此事恐難
諛亦非太
后之過

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追迹
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舉邊岩之
地以賜西夏於是宇內復安遼主戒其臣下令勿生
事于疆場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有司請循天聖
故事帝后皆御殿又請受冊寶于文德殿太后曰母
后當陽非國家美事况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
足矣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
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 冬十月帝始親政時
太后既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
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下

方攬庶政延見羣臣今日乃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
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
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
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
恨亦不爲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
以事離間不可不答也先后因天下人心變而更化
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逐之
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讐疾而欲去之
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唯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
以姦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

然無事矣。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會。有旨召內侍劉瑗、樂士宣等十人復職。蘇轍諫曰：「陛下親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于近習，不可弗聽。」侍講豐稷亦以為言。出知潁州。范祖禹復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勛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

而所引羣小已布滿天下，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種諤興造西事，兵民歿傷者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鍊冶之法于京東，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蹇周輔行鹽法于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于西川，劉定教保甲于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拯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為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奸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

不言於太
后之時亦
晚矣

此陵遲不復振矣。又言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同一軌轍，蓋與亂同事，未有不亡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于元帝。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決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皆自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于開元。熙寧元豐間，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輩用事，總兵權，勢震灼，中正兼幹四路口，敕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死亡最多。憲陳再舉之策，致永樂權，陷用臣與土木之工，無時休息，罔市井之微利，為國歛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

百姓。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內臣十人，而憲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則中正用臣必將復用。臣所以敢極言之。上曰：所召內臣，朕豈有意任用，止欲各與差遣。爾祖禹乃退。十二月乙巳，范純仕乞罷政，不許。初，太皇太后寢疾，召純仕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仕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仕乞避位，帝語呂大防曰：純仕有時，孽不宜去，可為朕留之。且輒入覲，帝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純仕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

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民害遫而上疏其要以為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時羣小力排太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韓忠彥亦言于帝曰管仲始政羣臣亦多言章獻之非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則善矣給事中呂陶復進曰太皇保佑九年陛下尊而報之唯恐不盡萬一有姦邪不正之人謂某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安危之機不可

不察端明殿侍讀學士蘇軾乞外補出知定州時國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于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况疎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聖智絕入春秋鼎盛臣願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默觀庶事之利害與

召章惇呂
惠卿王中

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為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已巳太皇太后謚曰宣仁聖烈皇后 呂大防為山陵使甫出國門楊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疏入帝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李清臣等行義各加題品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

正

吳安詩
姚勔

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為相帝深納之遂復章惇為資政殿學士呂惠卿為中大夫王中正復遥郡團練使給事吳安詩不書惇錄黃中書舍人姚勔不草惠卿中正誥詞皆不聽劉安世極諫章惇等不可用貶出知成德軍

貶安世

己未四月三日點之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三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四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江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四十四 起甲戌至乙亥凡二年

哲宗五

紹聖元年春正月癸酉朔羣臣請西上閣門進名奉慰辛丑遣中書舍人呂希純等行河 二月丁未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潤甫為尚書右丞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故有是命范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中出侍從臺諫

用清臣潤甫

亦多不由進擬乃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于此舜舉臯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已酉葬宣仁聖烈皇后于永厚陵 三月壬申朔日食不盡如鉤 乙亥呂大防罷大防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于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譽執政八年終始如一宣仁后時懇乞避位后曰上富于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及后崩大防為山陵使殿中侍御史來之邵逆探時肯首劾大防而大防亦自求去帝從之 庚辰詔太學合格上舍生推

大防請并
賦兩罷大
誤

發策

恩免省試附科場春榜乙酉策進士于集英殿李清臣發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襍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為貴聖人亦何有必焉其意蓋紬元祐之政也蘇轍諫曰伏見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設施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至於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於前子救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

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推
酷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
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識決事上
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之寬厚愷悌之
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天書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
藏之梓宮及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濮議朝廷洵
洵者數年先帝寢之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
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
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
私忿而以先帝爲辭太事去矣帝覽奏大怒曰安得

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莫敢救范純仁從容
言曰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轍以此先帝非謗也
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斥奴僕右丞鄧
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
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純
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爲之少霽轍平日
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轍竟落
職知汝州及進士對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禮部
侍郎楊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豐者置前列遂
援畢漸爲第一許景衡居下列自是紹述之論大典

出轍

覆考

用畢漸

許景衡

尹焯

程頤師教

用布

用商英

國是遂變矣。河內尹焯應舉，見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乃歎曰：尚可以王祿乎哉？不對而出。焯少師事程頤，謂頤曰：焯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焯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于是終身不就舉。以曾布為翰林學士承旨，初司馬光諭布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已手，遽自改易，義不可為。遂以戶部尚書出知太原府，徙江寧，過京，留拜承旨。夏四月，以張商英為右正言，帝初即位，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時為開封推官，上書言：三年無改干

摭宗方少諸大臣宜盡如程正公推誠輔導先格君心然後正其行事方有本末有先後何至太后榻前歛歎付之別用一番亦無笑甚矣

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即議變更，得為孝乎？復屢請執政求進，且為諛詞貽蘇軾求入臺。呂公著聞之不悅，出為河東提刑。至是召為右正言，商英在外久積憾，元祐大臣不用已，因極力攻之。上疏言：神宗盛德太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政行譏議，凡詳定局之建明中書之勘會戶部之行遣言官之論列詞臣之誥命無非指摘挾揚鄙薄嗤笑翦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服膺於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日清明，誅賞未正，乞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望陛

黜軾

下與大臣斟酌可否商英又謂蘇軾論合祭天地非是呂公著不當謚正憲以宣仁比呂武司馬光文彥博為奸邪負國初在元祐時商英作嘉禾頌以文彥博呂公著比周公又作文祭司馬光極其稱美至是追論乃大謬不然蓋反覆小人云壬子全臺御史趙挺之等復會劾蘇軾草麻有民亦勞止之語以為誹詬先帝黜軾知英州初挺之通判德州希時相意行市易法時黃庭堅監德安鎮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及召試館職軾曰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至是挺之自祕閣校理遷御史遂會全臺劾之范

始以策士繼以改年

廟祀安石

罷祖禹

純仁諫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邪帝不納未幾侍御史虞策言軾罪罟未當又追一官惠州安置癸丑白虹貫日曾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帝從之詔改元祐九年為紹聖元年于是天下曉然知帝意所向矣甲寅以王安石配饗神宗廟庭蔡確追復右正議大夫罷翰林學士范祖禹時帝欲相章惇祖禹力言惇不可用帝不悅內外梗之者甚

相惇

衆祖禹遂乞郡乃出知陝州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
 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
 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義理
 明白蘇軾稱為講官第一 壬戌以章惇為尚書左
 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帝有紹復熙豐之志首起惇為
 相惇于是專以紹述為國是遂引其黨蔡卞林希黃
 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等居要地任言
 責協謀報復惇之被召也通判陳瓘從衆道謁之惇
 聞瓘名邀與同舟詢當世之務瓘因問惇曰天子待
 公為政敢問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

用下布履
之邵商英
秩思均等

純仁

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聲曰
 光不務績述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
 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指為姦邪又
 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為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
 庶可以救弊又曰譬如此舟移置之左則左重移置
 之右則右重俱不可也熙寧未必全是元祐未必全
 非惇不悅帝既相惇范純仁請去益力乃以觀文殿
 大學士出知穎昌府自帝親政純仁扶祐之力居多
 然羣邪間之不能盡行其言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
 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舉或曰為宰相豈可不牢

用京

寵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
 正人何必其知出於我邪 召蔡京為戶部尚書以
 林希為中書舍人章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
 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
 林希可會希赴成都過關惇欲使典書誥逞毒于元
 祐諸臣且許以為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
 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為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奸擅
 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草制罷擲筆
 于地曰壞名節矣 丁卯章惇請復行免役法差崔
 兩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戶部尚書蔡京謂惇曰取

雇役一事

本小而君
子相開遂
為小人翻
局根因可
歎

用下

用師閱煮

熙豐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為惇然之顧役遂定初
 司馬光盡革熙豐之政而罷雇役復差役尤於人情
 未協至是東惇相倚遂執以為詞復行免役法識者
 愈見其奸 戊辰以蔡京為國史修撰元祐中史官
 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先帝
 之聖蔡京安石壻也上疏言先帝盛德大業卓然出
 千古之上而實錄所紀類疑似不根乞重行刊定詔
 從之京遂從安石從子防所求安石舊作目錄盡改
 正史 閏月壬申復以陸師閱等為諸路提舉常平
 官罷十科舉士法甲申以安燾為門下侍郎貶吏部

貶汝礪

尚書彭汝礪知江州言者謂其附會劉摯也汝礪將行帝問所欲言對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不肖政惟其是則無不善人惟其賢則無不能矣至郡數月而卒五月甲辰詔進士專習經義罷習詩賦三省上言今進士純用經術如詔詰章表等文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闕者若悉不習試之何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于是改置宏詞科歲詔進士登科者請試試者雖多所取無過五人詞格超異者特奏命官辛亥劉奉世罷奉世敞之子也為人簡重有法度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不愧

罷奉世

特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時以章惇用事力乞外乃出知成德軍章惇嘗師事邵雍欲用邵伯溫伯溫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頤語伯溫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反覆者可忘矣時惇方興黨獄故以是動之惇悚然猶薦之于朝而伯溫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

獨立而能
遜

監時元祐諸賢方南遷士鮮訪之者伯溫見范祖禹於咸平見范純仁於潁昌或為之恐不顧也會西邊用兵復夏人故地從軍者得累數階伯溫當行輒推同列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幕實避惇也乙丑鄧潤甫卒潤甫字溫伯建昌人舉進士阿附蔡確哲宗親政首贊紹述遂拜尚書左丞益小人云以黃履為御史中丞元豐末履為中丞與蔡確章惇那恕相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即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為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俾報復仇怨元祐

擢履布

追奪贈謚
介碑

貶大防擊
輟奏官

請發冢斷
棺

小人相攻
正復得力

正臣無一得免者矣六月癸未以曾布同知樞密院事甲申除引用王安石字說之禁秋七月丁巳追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官詔諭天下時臺諫黃履周秩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翟思劉拯井亮采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冢斷棺暴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于是追奪光公著贈謚卞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大防為秘書監摯為光祿卿轍為少府監並分司南京初李清臣冀為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

即二言思
之哲宗亦
明主也疎
于格君諸
君子能無
悔乎

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悅復與為異惇
既貶司馬光等又籍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
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
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乃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
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初朋黨論起帝
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
記之又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由是頌獲免
而燾止謫提舉舒州靈仙觀摯語諸子曰上用章惇
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
所恨正慮意在報復奈天下何 八月罷廣惠倉復

諸君子先
行法而後
去小人故
根株未盡
小人先去
君子而後
行法故君
于盡即新
法畢行矣

降祖禹彥
若庭堅等

免行錢 冬十月以呂惠卿知大名府監察御史常
安民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
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關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
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果
言先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計卒不施而去時論快
之 十一月壬子特追復蔡確觀文殿大學士 十
二月蔡卞進重修神宗實錄於是范祖禹及趙彥若
黃庭堅等並坐詆誣降官安置永澧黔州遷下為翰
林學士初禮部侍郎陸佃預修實錄數與祖禹等爭
辨太要言王安石多有是處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

以修史出
佃徙大防

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誦書乎至是佃亦落職言者
又以呂大防監修神宗實錄徙安州居住馮京卒京
字當世鄂州江夏人舉進士自鄉舉禮部以至廷試
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方負宮掖勢欲妻以女擁
至其家以金帶束之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肴
來直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歷樞密使所至
有聲卒年七十四謚文簡

二年春正月甲辰詔國史院增補先帝御集丙午立
宏詞科 二月復保甲法罷廣文館解額 三月已
未試宏詞黃符等五人各循一資 夏四月丁亥照

皇生子

依元豐置律學博士易集賢院學士為集賢殿修撰
直集賢院為直秘閣集賢校理為秘閣校理 五月
乙巳命蔡卞詳定國子監三學及外州學制 六月
壬辰禁京城士人輿轎 秋七月丙辰詔大理寺復
置右治獄乃依元豐例添增置官屬 八月皇生子
赦天下 錄趙普後 罷熙河等路分畫地界時章
惇曾布方謀用兵開邊自此始 九月戊申加上神
宗謚曰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
帝辛亥大饗明堂知陳州范純仁上疏言望陛下於
日夕進擬赦文之際特降御批令添入昨來呂大防

等坐貶謫各詣定州軍居住及安置者並特許於外
 州軍取便居住如此則澤及幽顯和氣充盈太皇太
 后神靈在天亦當忻懌凡五上奏上有從意章惇力
 主前議且謂純仁同罪未錄落職改隨州 冬十月
 甲子鄭雍罷知陳州甲戌以許將蔡卞為尚書左右
 丞贈蔡確太師謚忠懷時確黨屢言確有定策功會
 馮京卒帝臨奠確子渭京壻也於喪次闢訴遂有是
 命 貶監察御史常安民時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
 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惑眾辨足以飾非巧足以
 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

贈確

貶安民

快

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于元祐非先帝法
 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東黨過半陛下不可不
 早覺悟而逐之它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
 姦尚隱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為紹
 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
 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亡耻近
 乃乞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用秩為博士親定光
 謚為文正近乃乞斷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
 於公論乎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乞
 外帝慰勉而已至是復論章惇顛國植黨乞收主柄

而抑其權。反覆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于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爲怨。少安靜。當以以官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爲時相。游說邪。惇益怒。安民又言。曾布之奸。于是惇布比而排之。取所貽。呂公著書白帝。以爲比。帝于漢靈帝怒安民不辨。賴安民力救得免。至是御史董敦逸論安民黨于蘇軾兄弟。會安民又上言。教坊司不當於相國寺作樂。忤上意。惇遂出安民監滁州酒稅。左司諫張商英罷商英黨。章惇以攻安民。帝不直之。遂罷。十一月乙未。安民罷。惇與章惇爲布衣交。惇覲其

罷商英

助已。而惇不爲之用。遂有隙。惇用白帖貶謫元祐臣寮。惇言于帝。帝疑之。鄭雍欲爲自安。謂惇曰。王安石作相。嘗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其按牘懷之。以白帝。惇言不行。惇怨益深。及救常安民。惇遂言。惇與之表裏。出知鄭州。戊戌。范錡自轉運使入對。言有捕盜功。乞賜章服。帝曰。捕盜常職也。何足言功。黜知壽州。時呂大防等竄居遠州。會明堂赦。章惇豫言。此數十年當終身勿徙。范純仁聞之。憂憤欲齋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其勿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于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

徙純仁

不然。死亦何憾。因上言。大防等所犯。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然牛李之禍。數十年。淪胥不解。豈可尚遵前軌。即今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止是仰報聖德。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為貶謫。不出里居。今趙彥若已死。貶所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疏奏。章惇大怒。遂落觀文殿大學士。徙知隨州。十二月乙丑。復置監察御史三人。分領六察。不言事。

彥若死貶所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四

己未四月九日點之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五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部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四十五 起丙子至丁丑凡二年

哲宗六

罷忠彥

紹聖三年春正月庚子韓忠彥罷知真定府 庚戌

黜楊畏

詔鞫獄非本章所指而蔓求它罪者論如律 以楊

孫諤

畏知虢州右正言孫諤言畏在元豐間為御史議論

皆與朝廷合元祐末呂大防蘇轍用事則盡變而從

之紹聖初陛下親政則又儉合隨締交執政天下

盤山內藏亦大關政

之人謂之三變望顯黜之。二月癸亥出元豐庫緡錢四百萬于陝西河東羅邊儲辛未復元豐恤孤幼令罷富弼配享生女真節度使頗刺淑死弟盈哥嗣以兄劾者子撒改為國相時紇石烈部阿疎有異志盈哥召之阿疎與部人毛睹祿阻兵為難盈哥自往伐之至阿疎城阿疎聞之往訴于遼遼遣使止盈哥勿攻盈哥留劾者守阿疎城而還三月壬辰以禁中屢火罷春宴及幸池苑辛亥封大寧郡王佖為申王遂寧郡王佖為端王夏四月辛酉罷宣徽使五月壬子太白晝見六月癸亥令真定立趙

徽宗

善廟

秋七月庚戌依元豐職事官以行守試三等

定祿秩甲寅令熙河立王韶廟八月庚辰以范祖

世 謫祖禹安

禹劉安世在元祐中構造誣謫祖禹謫授昭州別駕

賀州安置安世新州別駕英州安置時劉婕妤專寵

內庭章惇蔡京摠祖禹安世元祐中諫乳媪事以為

斥婕妤也於是二人坐貶九月乙卯廢皇后孟氏

廢孟后

初劉婕妤嘗同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嬪御皆立侍

婕妤獨背立簾下后閣中陳迎兒訶之婕妤不顧閣

中皆忿會冬至朝太后於隆祐宮后座朱髥金飾婕

妤亦欲得之從者知其意易座后等眾弗能平因

厭魅之獄

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婕妤亦起尋復坐則或已
撤婕妤座遂仆于地懟不復朝泣訴于帝內侍郝隨
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願為大家早生子此座正當
婕妤好有也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
后危疾以故出入宮掖公主藥弗效持道家治病符
水入治后驚曰姊寧知宮中禁嚴與外間異邪令左
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即
焚符於帝前宮中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
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為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
梁從政等即皇城司鞠之捕逮宦者宮妾三十人榜

誣宣后廢

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古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
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
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脇之敦逸畏禍乃以奏
牘上詔廢后為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法名冲真
出居瑤華宮時董悖欲誣宣后后有廢立計以后逮
事宣后又陰附劉婕妤欲請建為后遂與郝隨構成
是獄天下冤之踰兩旬敦逸奏中宮之廢事有所因
情有可察臣常閱錄其獄恐得罪天下帝欲貶之曾
布曰陛下以獄出於近習推治故命敦逸錄問今乃
貶之何以取信中外乃止 冬十月壬戌夏人寇鄜

延陷金明砦夏人自得四砦連歲以書界未定侵擾邊境且遣使欲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朝廷不許夏主乾順乃奉其母率眾五十萬大入鄜延西自順寧招安砦東自黑水安定中自塞門龍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間相繼不絕至延州北五里是月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乾順子母親督桴鼓縱騎四掠知麟州有備復還金明而後騎之精銳者留龍安邊將悉兵掩擊不退金明遂陷守兵二千八百惟五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少千萬束皆盡將官張與戰死初帝聞有夏寇泰然笑曰五十萬眾深入吾境不

張與

用龔原

過十日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退辛未雷大雨雹以龔原為國子司業原少師王安

石安石之改學校法嘗引原自助原亦為盡力及為司業遂請以安石所撰字說洪範傳及王雱論語孟子義刊板傳學者故學校舉子之文靡然從之其弊自子原始十一月丁未章惇上神宗實錄十二月甲戌蔡京上新修太學敕令式詔遺弃飢貧小兒三歲以下聽收養為真子孫

逐清臣

四年春正月庚戌李清臣罷知河南府帝幸楚王第有狂婦人遮道叫呼告清臣謀反乃清臣姑子用

嗣宗外婦也清臣不能引去御史劾罷之

史臣曰哲宗親政之初見慮未定范呂諸賢在廷左右弼謨俾日適忠讜疏絕回適以端其志向元祐之治業庶可守也而清臣怙才躁進陰覬柄用首發紹述之說以亂國是羣奸嗣之衡決莫障遂重為縉紳之禍

二月己未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官三省言司馬光等倡為奸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黨雖已歿及告老亦宜薄示懲責遂追貶司馬光為清遠軍節度副使呂公著為建武軍節度副使王巖

叟為雷州別駕奪趙瞻傳堯俞贈謚追韓維到任及孫固范百祿胡宗愈等遺表恩未幾復追貶光朱厓軍司戶公著昌化軍司戶己卯復元豐榷茶法

流大防等

貶維等

庚辰復罷春秋科癸未流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等于嶺南貶韓維等二十人官大防之徙安州也其兄大忠自涇原入朝帝訪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為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為人所賣二三年可復見也大忠泄其語于章惇惇繩之益力會侍御史來之邵言司馬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

於是三省言呂大防等爲臣不忠罪可與司馬光等
不異頃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生歿異罪無以
垂示萬世遂貶大防舒州華州團練副使輟化州
燾雷州別駕純仁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于循新雷
化永五州劉奉世光祿少卿郴州居住尋安置柳州
韓維落職致仕再謫均州安置王觀韓川孫升呂陶
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領臨范純粹孔武仲王欽臣呂
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緬吳安詩秦觀十七人通隨
峽衡蔡亳單饒均池信和金光衢連橫等諸州居住
王攸落職致仕孔平仲落職知衡州張耒是補之賈

易並監當官朱光庭孫覺趙尚李之純杜純李周並
追奪官秩復追貶孔文仲李周爲別駕中書舍人葉
濤當制文極醜詆聞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商英上
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
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以激怒之由此諸
賢皆不免純仁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
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
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
之路矣時韓維責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
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同

通鑑卷四十五
為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符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歿其子乃止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于江純仁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甲申貶太師致仕文彥博為太子少保先是左司諫張商英嘗言彥博背國負恩朋附司馬光故貶以鄒浩為右正言陝西奏邊功中外皆賀浩言先帝之志而陛下成之善矣然兵家之事未戰則以決勝為難既勝則以持勝為難惟其時而已苟為不然將弃前

貶彥博

張天說

功而招後患願申救將帥毋徂屢勝圖惟厥終京東大水浩言頻年水異繼作雖盈虛之數所不可逃而消復之方尤宜致謹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不以爲數之當然此消復之實也閏月丙戌朔張天說坐上書詆訕先朝處歿壬寅以曾布知樞密院事林希同知院事許將為中書侍郎蔡卞黃履為尚書左右丞布初附章惇覬惇引居同省故草惇制極其稱美復贊紹述甚力惇忌之處于樞府由是稍不相能時章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

斯言所全
甚大

胡安國

考官失名

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
戮大臣也帝深然之甲辰蘇軾責授瓊州別駕移
昌化軍安置范祖禹移賓州安置劉安世移高州安
置三月癸亥賜禮部進士及第出身六百九人是
科得胡安國時策問欲復熙豐之政安國推言大學
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平天下之道詞及萬言考官
定為第一章惇以策中無詆訐祐語欲置末甲帝親
擢為第三章惇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
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
治惇志不快於是中書舍人蹇序辰上疏言朝廷前

群疏牘

日正司馬光等奸惡明其罪詩以告中外唯變亂典
刑改廢法度訕讒宗廟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章
著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輯而藏之歲久必
致淪棄願悉討姦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人為一帙
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章惇蔡下請即命
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鐸編類凡司馬光等一時施行
文書擲拾附著纖悉不遺凡一百四十三帙上之由
是縉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鄒浩言初旨但分兩等
謂語及先帝并語言過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
辨以其近似難分之迹而典刑輕重隨以上下是乃

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於近臣。願加省譽。以為來事之監。下黨薛昂。林自又乞毀司馬光資治通鑑板。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議沮。

論曰。宋至紹聖。縉紳之禍極矣。然寔始於熙豐。而成于元祐也。有熙豐。則有元祐。有元祐。則有紹聖。勢之相激。必至于此。何使元祐時。從范純仁去其太甚之言。熟究而緩圖。則豈至有紹聖之紛紛哉。說者乃以靖康之變。專罪王安石。恐亦當有分其咎者矣。

大防死貶所

夏四月丁亥。令諸獄置氣樓。涼廳。設漿飲薦席。粗械五日一浣。繫囚以時沐浴。遇寒給薪炭。巳亥呂大防將赴舒州。卒于虔州之信豐。大防字微仲。藍田人。舉進士。歷官左僕射。為相。用人各盡其能。不事邊幅。而天下臻於富庶。年七十一。竟以貶歿。天下惜之。上聞之。曰。大防何以至虔州。及請歸葬。即許之。一時議者謂痛貶元祐黨人。皆非上意也。甲辰。知渭州章棗城平夏。棗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蘆河川。據形勝。以備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理它砦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其版築守戰之

備出葫蘆河川築一砦于石門峽江口好水川之陰
夏人聞之帥眾來襲案迎擊敗之二旬又二日城成
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車惇因請絕夏人歲賜而命
沿邊諸路相繼築城于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
所

論曰車惇羅織元祐諸賢頓興大獄而國家之元
氣命脉已為腹削築城拓境勞費益滋旋將淪沒
竟何益哉

五月丁巳文彥博卒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歷事
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平居接物謙下尊德

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
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卒年九十二追復太師謚
忠烈 辛未韓縝卒縝字玉汝初以父億廢為將作
監主簿復舉進士歷相位卒年七十九縝外事莊重
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奉養清
議少乏 六月癸未朔日食丁亥太白犯太微垣巳
酉太原地震太白晝見 秋七月壬子朔太白晝見
八月巳酉彗星見西方 鄭延經畧使呂惠卿復
宥州惠卿乞諸路出兵乘便討擊詔河東環慶並聽
惠卿期約惠卿遂遣將官王愍攻破宥州尋又奏築

威我威羌二城加惠卿銀青光祿大夫時章惇肆開
邊隙故諸道興役進築屢被爵賞九月壬子以星
變詔求直言乙卯出元豐庫緡錢四百萬付陝西廣
糴已卯封婉儀劉氏為賢妃冬十月以邢恕為御
史中丞追貶王珪為萬安軍司戶參軍初恕久斥外
心懷憤恨自河陽間道謁蔡確于鄧州將緒成太后
謀定策功王珪廢立事以明確與已定策功謀已定而無司馬
光左驗會光子康赴闕過河陽恕乃給康手書稱確
功既而梁燾以諫議召過河陽恕復頌確功於燾且
出康書為證既而恕帥中山置酒誘南遵裕之子士

邢恕

謀定策功

束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
又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士克已歎曰此乃傳
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時王珪為相欲立徐王遣士克
傳道言語於禁中公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啗以官
爵曰不可言不知為公作此事第勿以語人士京庸
暗從之至是章惇蔡卞將甘心元祐諸賢引恕自助
遂召還三遷為中丞恕遂以北齊婁太庙宮名宣訓
嘗廢孫少帝立子演設為司馬光語范祖禹曰方今
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又令王棫為高士京作奏
言父遵裕臨歿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

通鑑卷之四十五 宋紀
王珪遣士克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克去
之事遂已會給事中葉祖洽亦以王珪于冊立時有
異論於是詔追貶珪為萬安軍司戶贈遵裕奉國軍
節度使十一月癸酉貶劉奉世于柳州安置程頤
于涪州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
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頤
與司馬光同惡相濟遂削籍竄涪州河南尹李清臣
即日追遣頤欲入內別叔母清臣不許明日仍贖以
銀百兩頤不受頤赴涪渡江中流颶風作船幾覆舟
中人皆號哭頤獨正襟危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

擊死賊所

老父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
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不知前頤欲與之言
老父徑去不顧頤在涪與門人講學不輟周易傳亦
在涪所著也 復立市易務 十二月癸未劉摯卒
于新州年六十八摯字華老東光人十歲而孤鞠于
外氏因家東平舉進士為南宮令有名歷官尚書右
僕射性峭直觸機輒發不為利怵威誘家藏書多自
讐校自幼至老未嘗釋卷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
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 火入
鬼輿太史奏主賊在君側上召太史詰之對曰讒慝

太史宜書
名

通鑑卷四十五
宋紀
之人皆賊也。惟親近正人，修德敬慎，可以備之。兩

己未四月十五日點之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五

卷之五

